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歌浦潮

第八十六回 一封信險破財奴膽 八百金頓迷窮漢心

默士被畢三幾句花言巧語，說得手也鬆了，就此不再捉住他的膊之，讓他前面走，自己緊隨在後，兩人回到燕子窠內。原來畢三昨夜就住在這裡頭，因他光棍兒身子，到處為家，吸煙吸夜深了，常在燕子窠中借宿。此時去而復回，窠中人問他可要開燈？畢三笑說：「癩頭還沒到呢，我同朋友有句話，請你們請便罷。」他指引默士到一個冷角裡，那邊有張煙榻，兩人坐下手坐下，畢三四顧無人，始輕輕對默士說：「我現在結識的一班人，都是革命黨。」默士吃了一驚，畢三道：「杜先生休得驚嚇，我說的這班革命黨，都是口頭革命，不是政治革命，他們也同做生意一樣，存的金錢主義。設如探知某人財產富有，膽小怕事，便寫封信給他，請他助些軍餉，開口須要大些，三千五千一萬八千，由你討價，還下來三十五一百八十也不妨的，橫豎寫封信，難為不了多少資本，得了錢幾個人均分。他們正主只有三個，因都係客邊人，於本地的紳富底細不十分清楚，所以還要添招幾個本地同志，專任調查某人家庭如何，某人財產如何？報告下來，相機行事。倘若得手，作三份開拆。調查報告的，得一份。他們三人合得一份。還有出場接洽的，也得一份。我便是他們新同志之一，報告了一處生意，尚沒接洽停當，大約不致漂掉的。所以適才我告訴你，一件事辦好之後，便有錢還你，就指的這樁事。我想你從前做過保險生意，幾家主顧的財產，豈非都在你一人肚內。而且你看過保險，一切情形，更為熟悉，不用調查，一定有許多報告。故此介紹你進去，他們一定十分歡迎的。」

默士聽了，疾忙搖頭說：「這不是近來外間盛傳捏名索詐信麼！一被巡捕查看，准得拖進去吃官司，我情願沒生意做，這樁買賣，不敢請教。」畢三笑道：「杜先生，你怕他危險嗎？我從前也和你一般膽小的，及至說穿了，方知並不危險。因我們專任調查報告之職，其餘概不過問，寫信和接洽，另有其人。就中最危險的，便是出頭接洽這個人，偶一不慎，給事主抓進去吃官司。但只消調查的報告得有實在，也就並無危險了。因調查的人，必須立於事主一方面，充作內線，曉得前途有甚舉動，先行通知，以便隨機應付。設如一方面有了準備，我們便可另換方針，不必自投羅網。事情倘若得手，我們坐地分贓。萬一失敗，自有他們寫信和出頭的人擔當，仍與我等無關。而且入他們伙，也不須填志願書留名黨籍，所以無論如何，連累不著我等。你想這不是絕妙的一個生財之道嗎！」

默士聽了，沉吟不語半晌，覺這樁買賣，果然幹得，比之做別的生意，爽利多咧。而且外間有班人，偶然發了幾個錢財，就眼高於頂，目中無人，從前我沒法擺佈他們，入了這班人的黨，便可一個個報告進去，多少要他們破鈔些兒，豈不爽快。我現在最恨的便是自己哥哥杜鳴乾，他發了財，不但未肯幫助我兄弟一點，反看見我睬也不睬，此仇此恨，永不能忘，有畢三這個團體，正是我復仇的機會來了。他心中轉了這個念頭，頓時有願和他們合黨的意思。猶恐畢三信口造言，掉他槍花，因問：「你可以帶我同去，見見這三個為頭的人麼？」

畢三並無難色，點頭答道：「那有什麼不可。不過你可是真心願意，做我們同志，願意的去去無妨，設或去過以後，忽然中途變計不願意了，你我朋友原屬不妨事，只恐他們一班人慮你洩漏秘密，對你有什麼不利的舉動，我可不能擔保。」默士失驚道：「原來一到那邊，就不能不入他們的伙了。」畢三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不然張三李四都可進去了，那邊還守得牢什麼秘密。沒幾時工夫，就要鬧出禍事來了。」默士聽說，踟躕不能回答。暗想這地方，去也不好，不去更為不好。因去了就要被他們強迫入伙。意見合的，倒也罷了，只愁意見不合，豈非無窮之累。如其不去，丟卻一個弄錢的機會，未免可惜。若教畢三代為接洽，恐他乃是一派胡言，因我捉住他要錢，所以搗出這些鬼話，令我不好意思追緊他要錢，他便可借此卸身，以後再向哪裡尋他。這樣我第一次上了當不算，再上第二次，教我自己也交待不過自己了。因此胸中盤算了好外，忽想起畢三有言，入他們的伙，並不要填志願書等項，毫無憑證，倘若看他們不像模樣的話，我也只消口頭答應了，不替他們報告，也不同他們宣佈脫離關係，諒他們也奈何我不得。主意既定，即對畢三說：「你要我做同志，我就做你們的同志便了。」

畢三大喜說：「我適間本來就是要到他們那裡去的，剛巧遇著你杜先生，現在我們倆一同去便了。」默士稱好，兩人出了燕子窠，由畢三此導，帶他同去見那三個領袖。默士心中，以為做領袖的，一定頭如笆鬥，眼若銅鈴，不知怎樣的兇惡，所以在途走著，心中暗地耽憂，恐一語不合，被他夾喉嚨一把扼死了，可真是有冤沒伸處呢。進門時，更心跳不已。及至見了面，方知自己的心事多耽了。那三個名為領袖，盡都是滑頭少年，身穿西裝，香水灑得令人觸鼻欲醉。你道是誰？原來是看官們的舊識胡復漢、李美良、吳楚雄三人。他們自在談國魂家中，被尤儀芙丟下一個包裹，鬧出一場大禍，幾乎性命不保。後來官事平反，國魂雖未下逐客之令，但他們自己都已明白，做了偵探的目的物，寄寓談家，反不免害了國魂。因此自己商議，遷寓別處。國魂也沒挽留。

內中還有個曾壽伯，因接他父親屢次來信，回轉湖南去了。他們三人，轉遷數次，費用不資。從前住在國魂家內，吃他用他，彼此糊糊塗塗過慣了適意日子，現在平添擔負，未免有金盡床頭之歎。尋尋一班舊同志，也都潦倒不堪，自給為難。雖然他們都存著滿肚皮大計，無奈紙上空談，換不到三餐粥飯，因此一個個都有日暮途窮之苦。幸他三人中李美良頗有主意，由他想出這假托名義，向人募捐的法兒。起初他們因革命黨三字，為政府所嫉視，自己諱莫如深，不敢搨出這個名義，卻冒充開辦義務學校勸捐。美良口才好些，拿著捐簿前驅，楚雄、復漢一個提皮包，一個填收條殿後，三人合伙向各處商店字號中勸募。別人看他們衣冠楚楚，不像是下流之人，所以三元二元一元數角不等，多少有點兒應酬，就遇小器的一口回色，與他們仍舊無傷脾胃。這樣每天多則二十五十，少則十塊八塊，足夠他們三個人開銷而有餘了。於是他們大為得計，白天跑了錢來，到晚嫖賭宿娼，恣意揮霍，家中仍不存隔宿之糧，以為有此一樁新發明的買賣，便可一生衣食無虧。

豈知數月之後，上海幾家大字號店舖，都被他們踏遍，再要去時，就不免被人看破。不得已再窮思極想，生出個勸用國貨的名目，弄些筆墨書籍，各處兜賣，定價五角的，須賣人一塊錢，說會中經費不足，要求同胞補助，以便推銷國貨云云。別人見花了一塊銀，仍有價值五角的東西收回來，半作捐款，也就罷了。其實他們只花兩三角小洋的資本而已，這樣又混了數月。仍和先前募捐一般，上海商店又被他們跑遍，面目也被別人認熟了。於是再生別的計較，探知那一家戲館生意清淡，便去和他們立約貼票，自己印了戲券，仍用開學堂籌經費的名目，寫假座某舞台日戲，或是夜戲，票價每人一元，另備一種書信，再將戲票上開學堂籌經費的文字，曲曲申明，上下加幾句套頭，勸人購票看戲，既盡義務，又飽眼福，一舉兩得云云。下署通信地址，款交某處某號，自己不必出面，利用郵遞一法，分送各家店舖，不消說得，又是他們跑熟的幾處了。而且他們經過兩度試驗，於各店舖的慷慨吝嗇，無不洞如觀火，信中所附戲票，也就各家的情形，分其上下，少的兩張，至多也不過十張。因恐太多了，反不免被人看破，分文無著之故。他們填自己通信地點，也不是要人送錢去的緣故，卻預備別人不收他們戲票，有個退還處所。所以他們在戲票未到期時候，決不履人家大門一步。必待過期一兩天後，方到沒退還他戲票各家，一家家登門索款。

那時有些人恐戲票過期作廢，早已用了，見他們前去，不能不照數付錢。還有些留存戲票待他們來時退還的，他便說票已過期，我們包一天戲，有一張票發出，便須認戲館一客戲錢的。況我信中寫著通信地址，你們既然要退，如何不在未過期的時候退還我，現在期已過了，我們本錢也付出了，你忽要退票，豈不教我們賠本，我等為義務奔走，請你們還要原諒。這樣說來說去，全價沒有，半價也得要他出來。其實他與戲館有約在先，見票計價，至多不過兩三角一客，其餘票子不到的，他們何嘗花一個牢錢。自此法盛行之後，倒不像登門募捐勸用國貨，只可做一回頭主顧。因除了開學堂，別種名目可借的正多。只須做一次搬一次場，換了通信地方，又可打個抽豐。所借他們創這買賣，沒向農商部註冊專利，別人看他們有利可圖，也欲仿照行事。於是名目更多，戲票疊出。有些人竟不先同館接洽，貿然發行戲券。到後來收錢無著，觸怒了戲館，拒絕這種貼票，一面登報聲明，外間自由發行的戲券，俱作無效。於是沒人再肯買他們戲票。美良等生計頓絕，不得不再想主意。

他們混了一些時，膽量也越放越大了。仗著自己不住在中國官場勢力範圍之內，爽興搨出了他們革命黨的頭銜。又因自己伙中，都是無名小卒，便盜用黨中偉人的名義，寫信向富商大賈籌借軍餉，開口也不是三元五元了，極少三千五千，望天討價，哪怕著地還錢，接到他們信的人，膽小的不敢不派人同他們接洽，多少應酬他們幾百塊錢了事。膽大的置之不理，他們可一不做二不休，再寫一封恐嚇信，或叫人在門前丟了個東洋甩炮，冒充炸彈。有身家的人，誰不惜命，經此一嚇，自然不敢再和他們抵抗了。他們覺這買賣，著實可以做得，推廣營業，招人入伙，兜攬主顧。畢三自己投入之後，又介紹默士前去，他們亦甚歡迎。那時剛開飯時候，美良便留默士、畢三二人在機關部中用飯。默士見他們飯菜頗佳，聽美良的談吐，亦甚豪爽，心中不勝欽佩。吃飯時候，不覺將他令兄杜鳴幹一番事跡，漏出口來。美良等三個頗為著意，聽他講罷，美良沒口說：「你這位老兄太過分了，他與你同胞手足，不該如此無情無義。我們因他係你的兄長，不敢擅自做主。你若有復仇的心思，我們倒可相助臂，不知尊意如何？」

默士懷恨鳴乾已久，聽了自然願意。於是美良教他寫一張門牌地名，以便發信。起草謄寫，都是復漢的職司。美良令默士守了明天，你最好托故到令兄那裡探一探他作何舉動，因我們的信，今晚發出，明兒一定可到。他若有什麼對付的方法，後天必露痕跡。你看他出言激烈的，休得多言惹事。如若膽怯求助，無妨假意擔任，代為調查設法，挽人疏通，這樣便可講價錢做買賣了。不過千萬別說自己認得發信的人，必須說朋友間接，代為調查，要推也可以推得乾乾淨淨的，不然他仍要疑心是你串出來的花樣兒呢。默士受教，諾諾稱是，辭了美良等，仍與畢三一同出來。那時他們夙怨盡釋，默士也不再向畢三要洋錢鈔票了，喜氣洋洋，走在路上。畢三告訴他，某某有名人物，被他們敲過多少竹槓。講的都是這班人乾下的成績。默士聽得津津有味，走了好些路。默士看看，將到自己門首，方與畢三告別回家。阿招問他，為何不回來吃飯？默士說：「朋友請我吃中飯，故不回來。」

阿招怒道：「你朋友好多，居然請你吃中飯，夜飯因何不請你吃？前幾時為甚沒朋友請你？天天要來吃我的飯？從今以後，想必你有朋友，也不必再到我這裡吃飯來了，多謝你，現在米賣八塊多錢一擔，承蒙你不吃我的飯，我也好省下不少糧食咧。以後誰再端我的飯碗，便不是好爹好媽生的。」默士盡她罵不開口。阿招原是霹靂火，開場難當，過一陣就火滅煙消的。默士已摸熟她脾氣，故此忍耐上前，一冷一熱，可謂針鋒相對。阿招罵過了火，方告訴他，家中失去一對錫方供。默士說：「怪道我這幾天看客堂中似乎少了什麼物件，拿拿用的東西，又一件沒少，倒想不到失了這對方供，現在查著眉目沒有？」

阿招說：「那有什麼眉目，我想也犯不著報巡捕房了。因偷東西的人上當舖，一定不肯不當足價錢，就使被巡捕查了出來，也須備當本去贖，還要酬勞包打聽，合攏來和買新的差不多，何必驚天動地，落得隔幾時買副新的咧。」默士道：「只是一家人家，失不得東西。倘是外來的竊賊，曉得你們如此大意，隔幾時也許再來偷。常言說：只有千年做賊，沒有千年防賊。倘係家裡人所竊，更防不勝防呢。」阿招便告訴他，早上新買那個丫頭的老子，曾來此探望女兒，我疑心是她偷的。默士搖頭道：「不像。你不提起失東西，我倒想不著，現在提起這句話，我可以擔保不是今天失卻的。因眼前不見這對方供，已有好幾天了。冷門東西，用不著所以想不到。那丫頭的老子，也是來得湊巧，我看未必是他偷的。」

阿招聽默士說話，與自己意見正同，遂也不再追究。有事話長，無事話短。轉眼兩天已過，默士受著美良的囑咐，這天須往他哥哥杜鳴幹那裡探聽消息。不過自己自和他衝突以來，久絕來往，現在忽然要上門尋他，面上未免下不落去，但想起面子是空的，銀子是實的，能有銀子，何必再顧面子，因此就決計親自找他去了。不過默士忘記了今天是什麼日子，今天可是五月初三，端午節前兩天，枇杷初黃，粽子將熟，沒錢人避債，有錢人也要避債。沒錢人避討債，有錢人避的卻是借債。所以默士尋到鳴幹那裡，就是已故錢如海君夫人的公館。默士上前叩了好半天門，裡面方有人答應來了，又聽樓上有個人，叮囑門內的人，須要問問明白，方好開門。於是門內人問外邊誰人叩門？默士答道：「是我。」門內問：「你是誰？」默士道：「來尋杜先生的。」又聽門內人回復樓上說：「來尋杜先生。」樓上教他問：「可是收賬的？」門內照問，默士回道：「不是。」門內又問：「不是收賬來做什麼？」默士說：「我來候候他，你告訴他我是他的兄弟，不是外人。」說罷，聽得門內人對樓上說了。又隔好一會，忽聽裡面回頭說：「杜先生不在這裡，你隔幾天來罷。」

默士聽了，明知這是他們推托之辭，鳴乾一定在內，但他不開門，卻也無法可施。忽然心生一計，再重重叩門數下，高聲說：「城內杜先生家中出了大事，我是他們特地派來尋他回去的。他如不在裡面，請你開了門，讓我進來等一會，今兒一定要同他當面講話。不然可是不得了。」這句話樓上也聽得了，果然落他圈套，隔不到三分鐘，就出來開了門，原來裡面是個十七八歲的小大姐，先對了默士上下身打量了一會，方說：「杜先生不在家裡呢，你有什麼話對我說罷。」默士搖頭道：「不興，一定要同他面談的。」小大姐只得讓他客堂內坐了，閉上大門，說：「你坐一坐。」自己登登上樓去了。默士暗暗好笑。他看客堂中字畫單條，上款都是鳴乾仁兄法家云云，暗想他好適意，居然在此做主人翁了。杜氏門中，得我兄弟二人，可謂大有光輝。

不表默士心中轉念頭，再說鳴於今天，可被他老弟料個正著，當真在家，不曾出外。他的掛名辦事所，本在樓下廂房中，身子卻駐紮在樓上時候為多，不過今兒可整天不曾下樓，卻也有個緣故。因他昨日接到了自稱討逆軍總司令部的一封信，要借他五千銀子，把他膽也嚇破了，哪裡還敢下樓。對於尋他的人，更不敢輕於接見，所以默士叩門時候，裡面有許多問答留難，就為此故。及至曉得默士前來尋他，他仍推托不在家中，倒不是為懼怕之故，因知默士多時流蕩在外，日前又見他短衣在途奔走，料他蹙腳已極，此時過不得節，故來找我借款，自然不願與他相見。後來聽默士說他城內家中出了大事，要同他當面講話，不由鳴乾嚇了一跳，他深恐又是討逆軍的示威舉動，一面寫信給他，一面到他家中拋擲炸彈，不知可曾炸傷什麼人？不然何致找默士前來尋我，還說要面談什麼事，不便說了不得，這句話更令鳴乾聽得心跳不已，勢不能不放他進來了。現在小大姐上樓回報，說人已進來，現坐在客堂中。鳴乾猶恐別人冒牌前來，先問其人的身材年貌，果係默士無誤。又問他衣裳如何？小大姐說他穿的新半舊綢夾衫。鳴乾聽了，當時便欲下樓。薛氏在旁說：「你方才不是叫他們回言，不在家的嗎？現在怎好這樣出去，豈不被人當面戳穿你掉他槍花。」

鳴乾被她一句話提醒，笑道：「好人，沒你這句話，我可要老口失風了。」當拿鑰匙叫小大姐先下去開了廂房間的門，請那人裡面坐，你須守著他，不可跑開了，恐他手腳不乾淨，要偷東西。他問你，你不可說我在樓上，只說出去了，就要回來的。小大姐領命下樓，鳴乾穿上長衫，戴了帽子，躡足下樓，掩後門，轉到前門口，輕輕叩了兩下，裡面小大姐，已引默士到廂房中坐定，聽得叩門聲音，說他回來了，即忙奔出來開了門，鳴乾昂頭入內，搖搖擺擺一腳到廂房中。默士慌忙站起身，鳴乾對他略一點頭，先除下帽子，脫了長衫，始對茶几上看一看，又對小大姐眼一瞪說：「你呆著作甚？為何不倒茶來。」

小大姐被罵，一肚子冤氣，倒不好意思拆穿他，你防客人做賊，偷你東西，叫我守著的，如何好泡開水倒茶呢！因經氣鼓著嘴，走進去拿茶。鳴乾便問默士來此何事？默士笑道：「我因多時不見兄長，故特來此候候你，並無別事。」鳴乾卻急於要聽他說城內出了什麼大事，此刻見他文不對題，心中頗為不耐，意欲指明相問，又因自己裝作適從外來的模樣，默士猶未道及，如何先自說穿，因此抓耳摸腮，頗現侷促。默士已知他的心事，笑問哥哥適從外間回來，可聽得城內失火麼？鳴乾驚問失火怎樣？默士道：「我剛在城隍廟喝茶，聽人說，某處紅木店失火，我因兄長的紅木店，也在那裡，故此急欲過去看看明白。跑到那裡，方知還隔一條街面，不過講的人，都混說在你們那條街上。我因恐兄長在城外，聽人以誤傳誤，心中著急，故而特地奔來告訴你一句。失火地方，離你們那邊很遠，可以不必耽心。二來我原本要來候候你的，今兒可謂一舉兩得。」

鳴乾聽了，暗啞一口涼氣，心想這是什麼重事，值得如此大驚小怪。既然我家並未失火，報告何為？原來失火也是假的，一定他借此進身，想轉我銅錢的念頭過節而已。一念及此，面孔上頓時大不樂意。默士見了，又猜出他心中存的什麼意見，有意呵呵一陣笑說：「常言至親莫如骨肉，不過世態人情，往往要將人家的骨肉至親，弄得親而不親的，即如你我弟兄，現在你哥哥景況很好，我兄弟境遇不佳，本來我常想到此候候你的，又恐旁人見了，要說我窮兄弟來向有錢哥哥借貸，或者來托你薦什麼生意買賣。其實我錢雖沒有，自信骨氣尚在，銅錢銀子，須憑本領去賺，借人家的，那能終世。至生意有無，也不在我心上。當年姜太公八十

遇文王，後來還乾下好些事業，所以一個人的際遇，都是命中注定的。時若未至，求之不來，到了時候，推之不去，鑽謀何益。但你我親兄弟，沒仇沒恨，無緣無故，忽和途人一般，不相來往，說來未免對祖宗不住，只消我自己抱定不借錢不求薦的宗旨，常來會會兄長何妨。旁人議論，何足重輕，因此我今兒到此候你，也抱定這不借錢不求薦的宗旨，從前不來見你，實恐旁人口毒的緣故，還求兄長原諒。」

鳴乾聽了，不免十分內愧。又聞默士自言，不借錢，不求薦，這兩句話，入他耳中，分外受聽。一時覺默士為人，並無可憎之處，況是自己同胞兄弟，不由骨肉之情，油然興起，面色也頓時好看多了，說：「你講哪裡話，我也不曾富有，境況同你差不多，你何必如此自謙，常來談談何妨。所惜我不知你現寓何處，不然，我也要找你來了。」默士笑了一笑，口內不言，心中暗想，你在路上看見我，還遠遠避不暇，休再說找我這些好看話了。兩人對坐多時，所講盡是浮文。鳴乾也未將收到借錢信的話，告訴他聽。默士意欲探他一探，因問兄長，遊戲場中，大約不常去罷？鳴乾說：「果然難得涉足。」默士道：「這遊戲場，雖說是遊戲的地方，現在倒變作險地了。」

鳴乾問他何謂？默士道：「有一天我在遊戲場玩耍，不知什麼由上面拋下一個炸彈，炸碎了好幾塊玻璃窗，有個老太太，坐在玻璃窗旁邊，被碎玻璃刺得滿臉是血，幸虧我站得很遠，不然，因遊戲受傷，豈非是無妄之災。但不知那拋炸彈的人，如何這般高興，在千人百眾的地方，出此危險行動，不知是何居心！」鳴乾道：「那個何消說得，一定是匪徒敲詐不遂，所以拋炸彈，破壞他們營業的。」說到這句話，猛又想起自己，也曾接到一封借軍餉的信，遂說：「上海地方，近來真是愈住愈危險了。別人不必說，連我昨兒居然也接到一封革命黨借軍餉的信，要我五千塊錢，你道可怕不可怕呢！」默士假意失驚道：「有這等事，但不知信上怎樣寫法？」鳴乾道：「信上倒寫得十分客氣，只恐他們居心不善罷了。」默士忙問：「你可以讓我見識見識麼？」

鳴乾連稱使得，但信在樓上，叫小大姐拿下來你看便了。因喚小大姐快上樓，向奶奶要昨兒那封信，立刻拿下來。不一會，小大姐拿下一封信，默士接過，見是個大號官封，上開鳴乾的門牌住址，下書名內具三字。抽開看信箋上的字跡，敢不十分齊整，潦潦草草，寫著：久仰高風，未瞻亮彩，至以為歉。啟者，天禍民國，迭降鞠凶。武人干政於前，權奸竊國於後。人心為之震動，國紀為之蕩然。同人向以鐵血，擁護共和，當此生死存亡之交，何忍坐視而不顧。迫不得已，乃收拾舊部，趕圖義舉。惟茲事重大，購械備餉，在在需款。似此不得不有懇於我最親愛之同胞者也。夙仰先生俠名震世，高義薄雲，以商界之泰斗，為遠近所景仰，務祈念危卵同巢之勢，表披髮往救之情，暫假大洋五千元，以濟急需。大事成日，除加利完趙外，當銘功刻德，且先生城內營業，異常興盛，此皆在同人將來用兵之範圍內，一經揭曉，我軍人即有保護之責，理宜先通聲氣，為權利計，為義務計，先生均應資助。與其將來錦上添花，不若此日雪中送炭之為得也。忝屬同志，故敢直陳，諸祈原諒苦衷，即日擲下是幸。交款在大馬路天然居茶館，每日下午四時至六時，鈔用藍竹布包，上插一白蘭花為記。有人以借火吸煙為由，口稱借光同志者，即本部特派收款人，請亦答以同志二字。彼若答曰義務，請即將款交伊決不致誤。討逆軍總司令部謹啟。

默士看罷，卻暗贊美良辦事周到，連交款的方法，都寫得明明白白，不叫他送到機關部中，免得事機敗露，果然不愧敲詐的老手，但不知鳴乾怕不怕？因仍將信措好，塞入封套裡面，交還鳴乾手中，說：「這信內也沒甚可怕的說話，不知兄長預備作何辦法？？」鳴乾並不知默士就是起禍的引子，故把腦袋連搖幾搖道：「我現在也沒得主意，究竟五千塊錢，不比五百塊，拿出來還輕鬆些。不過樓上奶奶，勸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叫我減半應酬他們一次。我想二千五百塊錢，倒沒甚希罕，不過現在假托名義，寫信敲詐的甚多，只恐應酬了這個，那個又來，無底洞教人怎填得滿，而且他們具名討逆軍，不知是真是假，若是真革命黨，送他們幾個錢，還有名目。倘是匪徒冒名敲詐，給了他們錢，豈不冤枉。故我打算擦一擦，看他下遭可有什麼信來，再教他們派人親來接洽。倘是真正民黨，我就應酬他們一半便了。」

默士聽他肯照五千之數，拿出一半，自己盤算，得他三分之一，便有八百八元，可以分肥，你想囊空日久的人，怎禁得銅錢銀子，鑽進他的耳內，一顆窮心，頓時跳個不住，心中樂意已極，忘卻了美良的教訓，意欲慫恿鳴乾，認他們是真革命黨，早付洋錢，以免日後翻悔，故此迫不及待，說：「我看他既稱討逆軍，一定是真革命黨。若是匪徒，也未必寫得出這種好文墨的書信。橫豎兄長原不希罕幾千塊錢，趁早給了他們，就完事咧。」

鳴乾聽默士話中，有偏袒革命黨之意，不由動了疑心。他到底不是呆漢，猛想起默士素不到此，恰巧昨天我接了討逆軍的信，今兒他突來候我，這就是第一可疑之處。還有小大姐不放他進來，他假說我家中出了大事，賺進門內，仍舊毫無交待，可疑二也。遊戲場中發生炸彈，乃為匪人敲詐不遂之故，誰人不知，那個不曉，他卻假作癡呆，反問我什麼意思，賺我自己說出接到討逆軍書信這句話，以便乘機套我說話，可疑三也。看了書信，面不改色，聞知我肯出半數，他不替我設法減少些，卻一味慫恿我早些給他們洋錢完事，自己若沒利益，何以這般熱心，可疑四也。有此四大疑點，也許這封信就是他串出別人寫來的，亦未可知。好默士，他敢在我面前揭鬼，真可謂班門弄斧，不知分量，我且休說穿他，不妨將計就機，哄出他那同黨，一網打盡，料與他這種人結交的，決不是真革命黨，就和他們拼一下子，有何妨礙。定了主意，不動聲色，假意說：「可惜寫信的人，未填通信地址，沒法知照他們一句，我若不親和他們見一見，終覺放心不下。到底二千五百塊錢，為數非小，怎好交給個不明來歷的人。必須當面試一試，如果是真革命黨，我就花五千也情願的。若係假冒，休想用我一個大錢。只是沒人可以代傳這個消息罷了。」

默士聽了，恨不得自認相識這班人，你要見他，我可以代遞消息，只是這句話，如何說得出口，站在旁邊，嘴唇要動動不得，腹中好不難熬，心內也在盤算美良等三個，雖非真討逆軍，卻是真革命黨，你要試他，他們的嘴上空談，還當了得，改良政治，振興國家，何一不精，何一不曉，只是要教他們實行起來，可就要了他的命咧。正轉念間，鳴乾又說：「你倒常在外間跑跑的，想必交遊很闊，不知可有這一路上的朋友相熟，若能設法探出什麼人寫的信，就將我意思告訴他，教他們不必藏頭露尾，彼此既然要結交朋友，有話無妨面談，若到茶館中去打暗號，倒反變得不大方了。現在沒人傳信，只好有屈他們茶館中跑幾趟咧。」

默士聽到這裡，喉際怪癢難熬，哪裡再熬得住，笑道：「提起革命黨，我倒有幾個相識，不知與寫信的一班人通氣不通氣罷了。」鳴乾聽說，暗道著了，更不敢怠慢，裝作很懇切的模樣說：「既如此，老弟你何不替為兄的，把他們打聽打聽呢？就是應酬他們半數，也須先得他們的同意。我雖然肯給他們二千五百，只恐他們還不肯討價還價呢？所以我想托個熟人，先為疏通，然後約定日期，來此相見，當面交錢，免得後論。至於替我傳信的人，我也要請請他的，還望老弟作陪。」